

# 呂故教授佛庭的禪意書畫

慧炬精華

● 陳清香

今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，筆者應邀出席由「國立國父紀念館」、「國立台中教育大學」、「中華民國國風書畫學會」等單位，合辦的「呂故教授佛庭先生百歲冥誕書畫紀念展」開幕典禮。進入國父紀念館二樓左右兩側大型展覽廳中，便可見到四周牆壁，已掛滿了呂故教授的作品，包括氣勢磅礴的大幅水墨山水畫、古樸的楷體書法、創意的文字畫、水墨淋漓的禪意畫等，據統計共有一百四十餘件，另有陳列在玻璃專櫃內的數十部著作專書等。

開幕典禮首先由國父紀念館鄭乃文館長致詞，主辦的教育大學、提供展品的國立歷史博物館、國立臺灣美術館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華崗博物館等單位負責人，隨後均以貴賓身分一一上臺致意。而現任國風書畫學會的理事長——杜忠誥教授更以總策展人的身分，最後上台作總結。筆者在會中遇到兩位慧炬人，一是與慧炬有深厚因緣的黃昆輝先生，另一為現任慧炬佛學會理事長簡茂發教授。

主辦單位除了舉辦呂故教授的遺作展之外，另外更於十一月二十、二十一兩日，假師範大學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，舉辦名為「近代書畫藝術發展回顧」的國際學術研討會，會中邀請了潘示番、黃冬富、高木森、杜忠誥、陳肆明、黃智陽……等中外名家發表十三篇論文。

按，呂故佛庭教授，民國前一年生於河南泌陽縣，乳名天賜，字福亭，後改稱佛庭，北平美術專科學校畢業，擅畫山水林木、人物仕女，畫作曾在北京、開封、

武漢、南京展出，深獲好評。民國三十七年自西安渡海來臺，應聘至臺中師範學校；現任台灣團結聯盟主席黃昆輝先生，便是當時呂故教授入室弟子。民國六十一年，呂故教授自台中師專退休後，先後應聘任師大美術系、國立藝專、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兼任教授。

呂故教授稟承宋元文人畫的傳統，作畫以古人為師，師法自然，隨心走筆，畫山水「外師造化，中得心源」。來臺後長年作畫，其中所畫大幅長卷軸式的山水畫，如「長城萬里圖」於民國五十二年，展示於國立歷史博物館；又如「長江萬里圖」於民國五十五年，展示於台灣省立博物館，並於當年十一月，榮獲首屆國家中山文藝獎，五十七年再展於國立歷史博物館。這些畫作因緬懷故國，故都取景於大江南北。民國五十六遊歷橫貫公路後，呂故教授有感於懸崖峭壁，地勢險峻，因而執筆作畫，終於在次年完成「橫貫公路圖」的長卷作品，而於民國五十八年元旦，展示於國立歷史博物館。此後十餘年，他再度畫長卷「黃河萬里圖」，於民國七十五年展出。這些大幅長卷山水畫，均展現了傳統文人的稟賦與情懷。

呂故教授一直和佛門有深厚的因緣，民國三十八年初到獅頭山元光寺時，便興起離俗出家的念頭，拜元光寺如淨法師為師。當時慈航法師、大醒法師、律航法師也經常到獅頭山講經弘法，由於因緣殊勝，呂故教授特別皈依慈航法師為師，並親赴開善寺聽慈航法師開示唯識法相學。自認長年飄泊，形同出家人，故自號半僧。初到臺中時，便與李炳南老師相識，常到慈光圖書館聽李老師講經，切磋佛法，每當呂故教授有大型展覽揭幕，李老師也會前往觀賞。

呂故教授畫「長江萬里圖」時，曾住在樹林山佳的淨律寺長達半年，在靜謐的山中佛寺蘊育下，想像名山必有古寺，或石窟佛塔，而寺內窟中必有佛菩薩像。又回味民國三十八年巡禮獅頭山遇高僧時，

曾三度使他動出家的念頭，而獅頭山的山形地勢，遍布在高低山崖谷間的佛寺，幾乎都和岩壁相結合，正有如小型的石窟佛寺。或許是這些潛在意識的因緣，呂故教授因而於民國七十至七十二年之間，畫了一批「中國石窟系列」，如敦煌石窟、雲崗石窟、嘉定大佛、西湖飛來峰石刻等。這些石窟石佛的構圖，均是以山壁為背景，佛菩薩像居中，四周再以花卉鋪灑在佛菩薩旁側。



■ 圖一：西湖飛來峰石刻

如「西湖飛來峰石刻」一畫（圖一），以乾筆畫山岩石洞，洞前有一尊身披通肩白袍的倚坐彌勒佛，袍服褶紋用筆較粗，佛面則以細筆鉤勒，五官端嚴，螺狀髮紋，肉髻微突，右手上舉說法印，左手撫膝。佛兩側兩叢紅豔的花卉，畫筆鉤勒，近似裝飾圖案畫。此畫幅右上角題款曰：

佛告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  
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  
辛酉仲冬敬寫西湖飛來峰石刻  
佛說法相 呂佛庭（鈐印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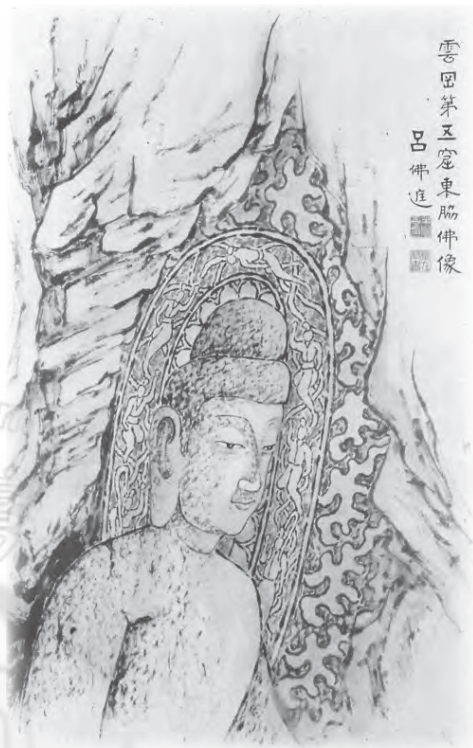
此款文出自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〈究竟無我分第十七〉，從年款得知畫於七十年十一月。

又如「嘉定大佛」一畫（見封面），以半鳥瞰的視距，居高臨下探看，畫出世界上現存最高大宏偉的石佛。原像高七十一公尺，依山鑿造，與山融和為一體，面對嘉陵江，氣勢弘偉壯闊。畫中僅現佛的頭部與胸部，以細線鉤勒螺狀髮紋，五官線條，以較粗、較濃之筆



致，畫出覆兩肩的袍服衣巾。佛身後的岸偉岩石，以不同顏色分出明暗，佛面、身軀也同樣畫上岩石的皴紋，如此，更明白的表現「山是一座佛，佛是一座山」的氣勢了。此畫有題款，曰：

經云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  
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  
見如來 敬寫嘉定大佛  
呂佛庭（鈐印二枚）



■ 圖二：雲崗第五窟東脅佛像

此款文亦出自《金剛經》〈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〉，雖然沒有年款，但繪畫的主題、題款的字義，與前幅是連續性的，這表示創作的時間相近。

又如「敦煌石窟菩薩」一圖（見封底），正中菩薩像面作微側向身，五官端莊，人中下巴有鬚，頭上束高髮髻，髻上繫紅色寶冠，冠帶垂及前胸腹，胸前掛有圓串瓔珞，菩薩右手作法印，左手舉珠寶，肩披藍色天衣。就風格而言，保留了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畫菩薩像的作風，是以毛筆中鋒運筆鉤勒而成，線條流暢，筆力渾厚，表現了深厚的人物畫功力。而菩薩像的背景，是以褐筆皴擦加上若干斧劈皴法畫石窟岩壁，岩石上菩薩左右兩側，再以雙鉤敷彩畫盛開的花卉，點綴其間，增添畫面的亮麗活潑。

這不是寫實的敦煌壁畫，在莫高窟中，除了菩薩像的神韻裝飾之外，找不到相類似的構圖，其左下角題款：

是男是女，非男非女，無有定相，  
是真菩薩。敬寫敦煌石窟菩薩  
辛酉臘月 呂佛庭（鈐印二枚）

雖然款文非出自《金剛經》原文，但  
字義延伸空觀經旨，深具禪意！

除了以明朗清晰的線條、鮮豔亮麗的  
色澤，表現石窟佛像的禪意之外，亦有以  
水墨渲染的筆法，架構出矇矓的佛像形影  
者，畫中題款曰：

佛說無我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  
者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  
佛庭（鈐印二枚）

前一句，散見於《金剛經》各分中，後一句出自《金剛經》〈如  
理實見分第五〉：「佛告須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  
相，則見如來。」

呂故教授在畫石窟佛像的同年，或已開始準備書寫《金剛經》  
了，因次年的九月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即出版呂故教授所書寫的  
《金剛般若經》，全書共四百二十八頁，每頁三行，每行四字，共  
五千一百二十六字。其字體以正楷體為主，但擷取若干隸書的特徵，  
書體結構方中有圓，圓中有方，全經筆力渾厚，鉤勒勻整，成為佛經  
書法的標竿。因此七十年至七十一年之際，應是呂故教授全力投入  
《金剛經》的年分。

以禪為題的畫作，早在民國六十四年，呂故教授即曾以濃墨鉤勒



■ 圖三：敦煌第三二八窟菩薩像

出一葦渡江的達摩祖師，僅以粗筆與細筆交互繪作而成，並無彩色敷染，接近宋元時代的禪意水墨畫。然而上述三幅石窟佛像畫，雖是彩色亮麗，卻因《金剛經》句的題款，而呈現出另一種風格。

以上三幅石窟佛像畫，循著相同的畫風，均以著名的名山勝地命題，大約完成於民國七十年冬。翌年又畫「山中有洞天」一幅（圖四），畫中背景以較細的皴法，橫掃出明暗清晰的洞窟，洞窟內畫一跏趺坐像：以細紋鉤出頭上蓄短髮、頂無突起肉髻、面額寬廣、鼻樑高突，耳垂特長，具佛相特徵。以粗線畫身著交領右衽加肩披的褶紋白袍服。另外左手持念珠，右手撫膝之姿，亦以細線表示。畫幅左側上端題款曰：

地僻遠塵囂，山中有洞天  
清修常靜坐，忘我不知年  
壬戌夏月呂佛庭（鈐印二枚）

細觀此畫中人物，是否就是呂故教授自畫像的投射？

呂佛庭教授，以半僧為字，晚年再號迂翁。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，交代一切後事後，七月十五日禮請樹林山佳淨律寺住持廣元法師為之剃度，取法號「完僧」，終於完成出家為僧侶的宿願，十日後於七月二十四日，壽終往生。今年適逢百歲冥誕，瀏覽國父紀念館的一百四十餘幅遺作，感受到傳統文人畫家所蘊含的濃厚書卷氣息，十分深刻。只是未見到石窟佛像畫的作品，對於一位深受佛法薰陶，立意出家為僧的呂故教授，茲介紹數件具禪意的畫作，或可彌補紀念展的缺憾吧！🕯



■ 圖四：山中有洞天